

风踪雨迹

德事
武纪

(下册)

张晶鑫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风踪雨迹——武德纪事

(下 册)

张晶鑫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nkup.com.cn>

投稿电话及邮箱: 022-23504636 QQ: 1760493289
QQ: 2046170045(对外合作)

邮购部: 022-23507092

发行部: 022-23508339 Fax: 022-23508542

南开教育云: <http://www.nkcloud.net>



App: 南开书店 app



南开教育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天津市多媒体教育技术研究会共同开发, 主要包括数字出版、数字书店、数字图书馆、数字课堂及数字虚拟校园等内容平台。数字书店提供图书、电子音像产品的在线销售; 虚拟校园提供 360° 校园实景; 数字课堂提供网络多媒体课程及课件、远程双向互动教室和网络会议系统。在线购书可免费使用学习平台, 视频教室等扩展功能。

目 录

第三部 冰雪机缘

第 49 章	欲加之罪	337
第 50 章	相溶之血	345
第 51 章	旁敲侧问	352
第 52 章	力克双剑	358
第 53 章	养父遗骸	363
第 54 章	成都坠崖	368
第 55 章	左肩之字	375
第 56 章	以血相偿	380
第 57 章	天山雪莲	386
第 58 章	身世大白	391
第 59 章	弄巧成拙	396
第 60 章	心意相通	402
第 61 章	南郊之行	409
第 62 章	炽热之物	416
第 63 章	死里逃生	422
第 64 章	幡然彻悟	428
第 65 章	父子天性	435
第 66 章	大孝无言	442
第 67 章	暗潮汹涌	448
第 68 章	莫名醋意	455
第 69 章	受师之托	462
第 70 章	天理人伦	469
第 71 章	太子反诬	476
第 72 章	厄运难逃	484

第四部 今事前尘

第 73 章	少侠朱登	493
第 74 章	荆州艳遇	500
第 75 章	可堪回首	507
第 76 章	智斗恶霸	514
第 77 章	君子之诺	522
第 78 章	义释忠良	529
第 79 章	四明悲歌	536
第 80 章	左右难顾	545
第 81 章	山重水复	552
第 82 章	鬼魅刺客	560
第 83 章	爱子心切	568
第 84 章	惊天阴谋	575
第 85 章	误会丛生	582
第 86 章	误陷罗网	590
第 87 章	痛不欲生	597
第 88 章	和好如初	602
第 89 章	轻生恨世	608
第 90 章	代君请缨	615
第 91 章	告别长安	622
第 92 章	兄弟相煎	629
第 93 章	深入虎穴	634
第 94 章	错伤恩公	640
第 95 章	拨开迷雾	648
第 96 章	旧仇难泯	654
第 97 章	以德报怨	663
第 98 章	尽释前嫌	669
第 99 章	魂归白雪	676
第 100 章	故地重游	683
后 记		691

第三部 冰雪机缘

第 49 章 欲加之罪

盘踞于洛阳的王世充兵强马壮，其统领的军队长期以来又一直驻扎于此，守城经验十分老道，再加上其不久前新招募了瓦岗的单雄信、罗成等猛将，实力异常雄厚。可以说，能否拿下洛阳，关乎着大唐能否一统天下。

好在唐营一方上有德才兼备的主帅李世民，下有万众一心的将士，且秦王身边群英环绕，既有徐勣这样足智多谋的军师，又有宇文成都、秦琼、程咬金、尉迟恭等骁勇善战的将军。尽管在唐军逼近东都前，王世充已事先布置好了一切，但李世民脸上毫无惧色，亲自带人到前线侦察敌情，在遭遇敌方埋伏的逆势下，凭借精湛的骑射功夫突围而出，翌日清晨返还营中，领军拿下了慈涧^①。继而，李世民乘胜追击，将大军驻扎于邙山^②，命秦琼自宜阳南据龙门，尉迟恭自太行围河内^③，程咬金自洛口断其粮道，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夹击之势。重压之下，原先郑王手下的官员纷纷投降，唐军一路势如破竹，短短数月便占领了洛阳城外的大部分州县，不仅打得敌兵节节败退，还成功招降了瓦岗旧将罗成。

虽说唐军几次皆大获全胜，但王世充的主力部队仍坚守于洛阳城内，元气未伤，而且，面临窘境的王世充并不甘心失败，为挫唐军锐气，他广发书信请来了夏王王窦建德、宋义王孟海公、南阳王朱灿和白御王高谈圣四家反王前来助阵。尽管这些反王带来的兵将曾一度给唐军制造了不少麻烦，但终被李世民等人一一化解。唯一可惜的是，威震绿林的赤发灵官单雄信由于无法忘却数年前李世民的杀兄之仇，誓死不肯降唐，最终世民为免除后患，不得已下令将其斩杀。

经过几轮艰苦卓绝的攻防战，双方人马均疲惫不堪。唐营将士思乡心切，纷纷请求主帅撤军还乡，远在长安的李渊闻听洛阳久攻不下，也发密诏命爱子早早班师回朝。世民深知，若错过此次良机，待几路反王重整羽翼，再想取胜，

① 今河南省新安县东部。

② 邙山是秦岭的余脉，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北部，黄河南岸。

③ 今河南省沁阳。

势必难如登天，故而，他上表声称自己必能攻破坚城，并派封德彝^①回朝向武德皇帝当面陈说前线战况。面对朝堂上一片反对之声，李渊几经斟酌，最后顶住压力，驳了李建成、裴寂等人的上书，责令李世民三月内务必拿下洛阳。

然而，就在双方兵马对峙之时，早先于兵败后暂且撤离东都的窦建德、孟海公、朱灿和高谈圣四人已带着他们的第二批援军向这里挺进，一场更加惨烈的战斗就在眼前……

此时，住在秦王府的安阳公主因担心宇文成都的安危，正绞尽脑汁想要奔赴前线看望于他。前几日，由于忙着为成都缝制衣衫，贺宁尚无闲暇去想太多，可待这几件衣衫全都做好以后，心中一直记挂着成都的她终于再也按捺不住，坚持要和过些时日就要启程去给唐军补运辎重的长孙无忌一同前往战场，无奈却被有容这位铁石心肠的哥哥一口回绝。

又焦急又失落的贺宁在府中来回踱着步子，刚巧与到处溜达的玄霸打了个对脸。看到这位天真可爱又勇不可挡的西府赵王，贺宁霎时觉得有了希望，快步迎上前，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向玄霸问：“玄霸，你想不想你二哥和成都大哥啊？”

玄霸狠命地点着头，傻笑着说：“想啊，想啊，贺宁姐姐，玄霸当然想！”

听了这话，贺宁大喜，接着问：“那你想不想去看他们？”

像刚才那样，玄霸又狠点了好几下头，一脸认真地答：“想啊，想啊，玄霸当然想啦！”

“那咱们一块去前线看他们，好不好？”贺宁大胆地问。

“好啊，好……”玄霸刚要拍手称好，可一想到自己胡闹时，爹爹李渊那副凶神恶煞，要将其生吞活剥的样子，精神立马低落了下来，顿了一会儿，有气无力地说，“想也没用啊……要是让俺爹爹知道了，非把玄霸给打死不可……”

见玄霸突然间又打起了退堂鼓，贺宁的神情也跟着黯淡了下来，沉吟片刻，又试探着问：“玄霸，如果我们悄悄地走，然后速去速回呢？”

“这……”这一问着实难住了憨傻的玄霸，犹豫了好半天，血气上涌的他拍着胸脯大包大揽道：“贺宁姐姐，这事就包在我玄霸身上了，明天咱们就走！嘿嘿，其实玄霸也想他们了，咱们到了那儿以后干脆就等二哥他们打完仗一块回来，反正我二哥鬼点子最多，准能给我想出办法，让我不挨爹爹的揍！”说着，

^① 封德彝乃北齐名臣封隆之之孙，早年为杨素幕僚，经其举荐效命于杨广，江都宫变后投靠宇文文化及，不久，宇文氏兵败，他又转而归附大唐。入唐以来，他深得李渊信赖，官至中书令，封密国公。然而，他名为天策府属官，却暗中维护太子建成，在二王之间摇摆不定，李世民对此毫不知情，直至贞观17年，即封德彝病逝后第16个年头，真相才大白于众人面前。

他显露出一副很是得意的表情。

贺宁听后频频点头，翌日天还没亮，便与玄霸照约定在王府后门会合，牵了两匹快马，直奔洛阳。

五日之后，终于找到唐军驻扎之地的贺宁与玄霸悄悄混进营中，苦寻了半晌，总算在一个帐子旁边瞧见了宇文成都的身影，此刻的他身着戎装，正朝远方望得出神。调皮心骤起的贺宁蹑足潜踪走到其身后，猛地跳起来想捂住成都的眼睛，给他个惊喜。谁料在她尚未得手之际，竟被早已察觉到后方声息的成都一把抓住手臂。不知来者是谁的成都翻手将她的手臂向后一拧，警觉地问：“谁？”

被这么一拧，贺宁不禁疼得连声叫苦，闻声转过头来的成都见偷袭自己的是贺宁，当即吓得一惊，赶忙松了手，站立不稳的贺宁向后一个踉跄，眼看就要摔倒，幸好被快步跟上去的他及时拉住，才没有出丑。

待贺宁站稳后，脸颊有些涨红的成都忙又把手松开，一向言语甚多的贺宁此刻也笑着低下了头，半天没有讲话。

贺宁突然出现于军中，成都不用猜想也知公主定是因为担心他才会偷偷离府跑到这里。能看到朝思暮想的情人，他心里自然高兴，可眼下两军对峙，战事胶着，贺宁一介女流跑到军营重地不仅于理不合，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想到此，成都脸上霎时没了笑意，面色凝重地对她说：“公主，您怎可如此任性？如今两军对垒，军营重地岂是您轻易该来的？”

贺宁原以为成都见到自己定会惊喜万分，说尽甜言蜜语，却不想他不仅态度冷淡，还责备起了她，心中甚感委屈，忍不住以幽怨的语调问：“成都，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不想见到我吗？”

成都无奈地把头侧了过去，顿了顿，向其解释道：“公主，成都不是那个意思，我日日想念公主……只是，当下这里战火连连，绝非安全之地，我委实担心您的安危。总之，公主绝不可在此逗留太久，今日您好生休息，明日一早成都就找人护送您离开。”

见成都并没有真的怪责自己，贺宁脸上的那抹失落须臾之间变成了淡淡的笑意，柔声对他说：“成都，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你放心，明日一早我便离开唐营，绝不给你平添后顾之忧。寻到这里，只因我实在挂念你，如今看到你一切平安，我就安心了。对了，成都，你知道是谁陪我一起来的吗？”

听此有些吃惊的成都还未来得及开口，藏于后面许久的玄霸因憋将不住，已大摇大摆地跑了出来，用他特有的大嗓门嚷嚷道：“是我，是我，是我陪贺宁姐姐来的！成都大哥，玄霸厉害吧！”

看到玄霸也来了，成都不禁大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只听玄霸扯着嗓门接着喊道：“成都大哥，贺宁姐姐还给你带礼物来了！她亲手给你做了三件新衣服，可好看呢！”

听了这话，成都顿时惊得瞪大了眼睛，徐徐转过头，以有些不敢相信的目光望着贺宁。

贺宁笑着把长条包袱从背上慢慢解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将其打开，里面是用前些时日萧妃送给成都的那几匹锦缎做成的三套衣服，这些衣服皆以白为主，各自配着牙黄、银灰、藏蓝等几个颜色，看上去清雅又不失高贵，很是符合素日里宇文成都的穿着习惯。

受宠若惊的成都愣在原地半天不曾动弹，不觉间脸颊已涨得通红。过了良久，见贺宁把这几件衣服轻轻向其递了过去，呆站了好一会儿的他才突然反应过来，缓缓抬起手将包裹接住，本欲向公主道谢，可却结巴得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正当成都和贺宁沉浸在一片暖意中时，他们背后忽有人高声呵斥道：“大胆宇文成都，竟敢私带女子进入军营，该当何罪！”

二人回首一看，在营中巡视的李世民不知何时已走到他们身后，此刻的他满面怒容，神情很是激动，后面还跟着秦琼、程咬金和冯沛等人。

成都见此连忙抱拳，不卑不亢地解释道：“秦王，末将并未带什么女子入营。今日安阳公主和赵王殿下特地从长安赶来犒赏三军，在营前恰与末将相遇，这才寒暄了几句。”

看他有恃无恐，说话又避重就轻、满口谎言，世民更加火往上撞。前些时日，眼见着成都与玄霸、李渊以及萧妃等人关系越发亲近，而且还横刀夺爱，以欲擒故纵的伎俩抢走了他心爱的安阳公主，其心中已很是恼火。接着，自出征以来，成都先是得到了李渊所赠的佩剑，后又在两军阵前屡立奇功，三军将士人人称赞，唯恐其骄奢之气日增的世民对此很是忌憚。不想今日贺宁竟为了这小子不远千里跑到军营，还送给他其亲手缝制的衣服。回想之前贺宁与他李世民相爱之时，也不过才送了他一条绣着鸳鸯的罗帕，何况那鸳鸯绣得几乎与水鸭无异。可现如今一向对女红不怎么喜好的她竟然为了宇文成都赶制出这么多套新衣，而且件件做工精细，与那水鸭罗帕根本不像出自一人之手，这是何其不公！

今日之情景不仅一下子勾起了世民先前痛失所爱的悲怆记忆，更令他积蓄已久的恨意与妒意骤然爆发。新仇加上旧恨，致使他一改平日里文雅谦和之仪态，伴着有些狰狞的表情朝成都怒喝道：“寒暄两句？简直一派胡言！宇文成都，事到如今你还敢强辞狡辩！如今两军对峙，前途艰险，你身为我军将领，不思

量如何破敌，反倒为了一己私欲，绞尽脑汁诱骗安阳公主深入虎穴、擅闯军营，还在诸多将士面前与之卿卿我我、私相授受，败坏我唐军风纪，实乃可恶至极！今日本王若不惩处于你，如何令三军信服？来人，给我把宇文成都推出去，重责二十军棍！”

闻听世民要惩处成都，还未等其身后的兵士上前将人拿下，贺宁已横步冲到世民近前，以略显急促的声音相劝道：“世民，擅闯军营的人是我，即便要打也该打我，这跟成都有何关系？”

这时，玄霸也跑了过来，帮腔道：“对啊，二哥，带贺宁姐姐来军营可都是玄霸我的主意，成都大哥根本就不晓得此事。嘿嘿，不过玄霸知道，二哥最好了，是不会罚四弟的。”

眼见贺宁和玄霸如此袒护成都，世民顿感失落，但随之而来的是实难消减的怨恨和妒忌。此刻心中有气的他顾不得仪表礼节，愤怒地反驳道：“贺宁、玄霸，你们明明被那宇文成都算计，竟还为他说情，简直糊涂！”

见世民仍不肯松口，站于他身后的冯沛急忙跑到近前，双膝跪倒，大声恳求道：“秦王，卑职愿代我家将军受罚！将军本有旧份，受不得杖刑，秦王您就高抬贵手，饶过他这一次吧！”

看到冯沛也来求情，本就有气的世民更加怒不可遏，朝其大喝道：“冯沛，你当这军营是宇文成都一个人的吗？军令如山，任何人违了法纪都要受罚，不容徇私！他宇文成都仗着自己立了一些功劳，就敢在此耀武扬威，目无法纪，今日若不重罚，岂不坏了我唐营的规矩！”说着，他把脸侧了过去，手指成都，斥道，“宇文成都，你今日不仅触犯军规，还妖言惑众，实在罪不可恕！来人，给本王将他推出去重责四十军棍！”

站在一旁的秦琼见他的处罚越发苛刻，也迈步向前，进言道：“秦王，末将斗胆，也为宇文将军求个情，念在他先前在军中立下了诸多功劳，此次又是无心之失的份上，就破例饶过他这回吧！”

世民见此赶忙殷勤地把秦琼扶起，借口道：“秦将军，并非本王苛刻，只因那宇文成都不仅目无军规，还诸多狡辩，间接挑拨我与安阳公主、赵王等人的关系，不罚不足以立军威啊！”说完，他面向众人，以严厉的口吻义正辞严地威慑道，“今日谁也不准再为宇文成都求情，胆敢求情者，与他同罪！”

“同罪就同罪！”听了这话，贺宁本还想继续与之辩驳，可成都为了大局却走上前将她拦住，以略显悲愤的语气对世民说：“够了，李世民，你不必在此惶惶作态！有什么尽管朝我宇文成都一个人来，何必再牵连他人！难道本将还怕了那几十军棍不成？”

世民冷哼一声，以不屑的口气说：“你若早如此，又怎会生出如此多的枝

节？”只见他一挥手，喊道，“来人，把宇文成都给本王推出去，重责四十军棍！”

未等兵士们走到近前，成都一摆手，面无表情地讲：“李世民，你大可不必派人来拿我，本将自己会走！”说罢，他迈着大步走上前，准备接受杖刑。贺宁和玄霸见此忙追过去拦于他面前，成都对他们轻轻摇了摇头，而后从容地受了罚。

挨了四十军棍的成都被两个兵士扶到营中休息，贺宁看到他后背已被打得血肉模糊，一面忙着给他上药，一面心疼得直流眼泪，埋怨道：“李世民这个混蛋，你拼死帮他打仗，他竟然狠心罚你！这分明就是公报私仇！成都，都是我的错，害你又受伤了，一定很疼吧？”

趴在床上的成都见贺宁落了泪，赶忙宽慰道：“公主切勿胡乱自责，这怎么会是您的错呢？您不远千里来看望成都，我若是还怪公主，岂不枉自为人？”

听了这话，贺宁更是泪流不止，小声嘟囔道：“可恶的李世民，本公主饶不了他！”抽泣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些什么的她紧张地问，“成都，我想世民定是因为我的事记恨你，这些时日他在军中怕是没少欺负你吧，这可怎么是好？”

事实上，世民虽然对成都心怀恨意，这几个月来在军中有时不免与之有言语磕绊，但他毕竟是个襟怀坦荡的君子，素来又以大局为重，并未做出加害成都之事。为此，成都对之深感敬佩。故听贺宁说起这话，他轻笑着劝解道：“公主，李世民乃正人君子，一向治兵严谨，任人唯贤，又怎会加害于我？今日之事，成都也确有不是之处，理应受罚。何况这几个月来李世民于外辛苦征战，疲惫不堪；于内又屡遭他两个兄弟排挤，处境艰难，公主就不要再与他计较了。”

见成都如此大度，贺宁也不好再多言，只得温声安慰说：“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自然不会再记恨他什么。只是你常年出征在外，接连与敌军厮杀，今日又受了杖刑，我实在担心你的身体。”

成都言辞恳切地答：“公主请放心，这点小伤只要休息几日便可痊愈。成都向公主承诺，定会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照顾您一生一世。看眼下情形，唐军攻下洛阳指日可待。待大军得胜还朝，与您的母亲贤妃娘娘拜别后，我即刻带公主离开长安，从此去过寻常百姓的生活，可好？”

贺宁听此高兴地拉起成都的手，连连点头，为他上完药以后，忍不住打趣着问：“今日上药，发现你左肩有个‘云’字，这是谁给你刺上去的？”

闻听这话，生怕自己的真实身世为贺宁所获悉的成都当即吓出了一身冷汗，本欲快些将此事掩饰过去，可一时间又找不出什么好的理由。

还未等他开口，贺宁已故作聪明地自问自答道：“其实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这定是你父亲宇文文化及为你刺上去的。你们宇文家的子孙是不是每个人肩上都

刺着字？让本公主猜猜，这个‘云’字是你的小名，对吗？”

一听贺宁完全会错了意，成都总算松了口气，余悸未平的他强挤出一丝笑容，应付着答：“公主殿下真是冰雪聪明。”

“那当然！”贺宁仰起头，得意地笑了笑。

上药后不久，本想在旁继续照顾成都的贺宁被裴翠云、黑白夫人等女将强拉了过去闲谈，许是背上的伤有些沉重，贺宁离开后不大工夫，成都渐渐昏睡了过去。

梦中，他于无意间走进了一片环境清幽的竹林，远方有一女子缓步向其走来，那女子长相恬静、气质清雅，仔细看来神韵样貌与之颇为相似。自小时候起，成都就时常梦到这名女子陪他嬉戏玩耍；长大以后，这女子虽不常在他梦中出现，可每当其重伤垂危之际，她总会现身，站在远处默默为他流泪。因此，尽管不知这女子到底姓字名谁，但成都一直对她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与熟悉感。

待走到成都近前，那女子柔声对其唤道：“智云……”

听到这称呼，成都顿时惊在当场，沉吟许久，试探着问：“请问您是……”

“智云，我就是你的母亲万静娴。”女子答。

又惊又喜的成都忙上前一步，急切地问：“您当真是我的母亲？”

万氏轻轻冲他点了点头，道：“智云，母亲虽将你生下，可却没能照顾你几日，你一定十分怨恨母亲吧？”

成都连连摇头，诚挚地答：“生养之恩大于天，孩儿又怎会怨恨母亲？孩儿深知，母亲离开我定有天大的苦衷，今日能见母亲真颜，已是孩儿莫大的荣幸。”

万氏听后十分欣慰，沉默了半晌，忧虑的神色再度袭到她的脸上，只听她语气悲沉地说：“智云，你听好，母亲夜观星象，发现你与李世民命星晦暗，近日来你俩必有大劫，而且其中一人定会性命不保……”

“什么？”成都听此不由得大吃一惊。

顿了顿，万氏语重心长地说：“智云，母亲深知凭你那身武艺，定能保护自己周全。倘若你与李世民同时遇险，千万不可为了救他而将自己置于险境，母亲希望你能好好地活下去……”

李世民虽与自己恩怨甚深，但毕竟是其血肉相连的兄弟，若世民身陷险境，难道他当真要为了自保而置兄弟的安危于不顾吗？想到此，成都紧了紧眉头，反驳道：“母亲，孩儿自然爱惜自己的性命，可李世民乃是我的同胞兄弟，若他有难，成都岂有不管之理？”

万氏闻听此向后栽了一步，以微怒的口吻对爱子说：“智云，难道你还没有听明白母亲方才说的话吗？如果李世民获救了，你将必死无疑。母亲也不希望

李世民死，可是你们两个至多只能活一人……”

听了这话，成都当即惊得瞠目，慢慢摇着头，内心挣扎了半天也无法作出决断。试想，尽管自己不忍兄弟惨死，可若是他宇文成都死了，那安阳公主该怎么办？之前自己重伤垂危，已令公主身心饱受煎熬，倘使他离开了人世，失去其保护和照顾的贺宁岂不伤心欲绝？

见爱子仍举棋不定，万氏缓缓地落下了两行清泪，身影渐渐湮没在竹林之中。

“母亲，母亲！”伴着阵阵呼唤，已惊得一身冷汗的宇文成都从睡梦中醒来，一个激灵起身，回想着刚刚的梦魇，心中一片愁云惨淡。

第 50 章 相溶之血

将宇文成都重责四十军棍后，李世民心中好生后悔。一方面，此举不仅再次破坏了自己好不容易才与之修复的关系，同成都彻底撕破了脸。而且，以模棱两可的理由处罚成都，尽管表面上看的确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但实则不仅无法挽回贺宁的心，让她对自己更加反感厌恶，甚至连玄霸，以及其帐下的多位将军也会对他李世民产生质疑。另一方面，世民虽然对成都心存敌意，却也十分敬佩他的人品和武艺，珍惜这个难得的将才。况且，先前成都曾不计前嫌，多次舍命救护过他和他的亲人，其功勋、才能，以及对他李世民和李家的恩德要远远超过其身边数位武艺高强、忠心耿耿的将军。按理说，即便自己同成都兄弟相称也并不为过，可他却一直对其心存芥蒂。如果说两年多以前用毒酒加害于他乃是双方过往太深的恩怨和误会所致的话，那么此次自己无缘无故对他杖刑则纯属是恩将仇报了。

想到此，世民越加忐忑不安，内心踟蹰了良久，命手下取来了最好的伤药，可惜药瓶摆在面前已经半天，他终还是拉不下脸面亲自前去送药道歉，一是觉得自己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实在有失他三军主帅的颜面，二是料准对其反感至极的成都看到他这个不速之客，必将火往上撞，说不定到时不仅会把他恶语轰出去，还拒不肯接受这瓶伤药。

然而，因心中实在愧疚，世民无论如何也想对成都作一些补偿。最终，苦无良策的他只好命人将秦琼请到帐中，托他把这瓶伤药交给成都，并千叮万嘱咐切不可告知成都此药乃他李世民所送。看到素日里温文睿智的秦王竟也有如此执拗的一面，秦琼不禁暗笑，答应世民定将此事办妥。

此时，一觉醒来，伤势大见好转的成都已下了床，正坐于椅子上蹙眉回想着方才的梦境，见秦琼进了帐，赶忙起身相迎。

秦琼将伤药递上，说了几句寒暄客套的话，并询问了其背上的伤势。深受感动的成都慢慢低下头，致歉道：“秦大哥，先前成都对您和瓦岗的诸位兄弟多有得罪，那年上元节还险些害了您的性命，当时的鲁莽之举，如今想来好生后悔，而秦大哥竟不计前嫌，为成都求情送药，小弟惭愧万分……”

秦琼摆摆手，笑着说：“宇文将军言重了。当年你我是各为其主，有所磕绊在所难免，四明山上我等也曾设计围攻于你，差点要了将军的命，何况上元节那晚我们失手杀了你的四叔，你为亲人报仇，乃天经地义之事。今日你肯叫我一声‘秦大哥’，就是把我当兄弟了，兄弟之间，何必计较这么多？”

受宠若惊的成都迟疑了一下，欣然点头。

沉吟少许，秦琼试探着问：“宇文将军，你可知这伤药是谁托秦某送来的吗？”

成都听了这话当即一惊，尽管他霎时便想到了世民，但仍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

秦琼一笑，接着说道：“其实这瓶伤药乃是秦王特意为将军准备的，只是碍于脸面，他不愿亲自前来，这才命秦某送与将军，并千叮万嘱不可告知你此药的来头。”

“这……”闻听此言，成都一时愣在当场。

看到他这般表情，秦琼劝慰说：“有些话秦某不知当不当讲，其实秦王殿下、宇文将军和安阳公主之事我也略知一二，今日秦王做得是有些苛刻，但我想他也并非存心要为难将军，应该只是一时想不开而已。而且秦某看得出，秦王对将军虽然心有芥蒂，可又十分看重同你的朋友之义，望宇文将军千万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

成都含笑点了点头，言辞诚恳地说：“秦大哥尽管放心，今日之事成都并未放于心上，绝不会因此而记恨秦王。况且，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战胜王世充，攻下洛阳，成都断不能因个人恩怨而误了大事。”

见成都如此襟怀坦荡、深明大义，秦琼不禁对他更加钦佩。

秦琼离开后，宇文成都重新躺回床上，本想再休息一会儿，可回忆起一件件令人烦心的事，久久难以入眠。傍晚时分，有一人迈着急促的脚步进了他的帐子，见其面朝里侧躺在榻上，立刻退了出去，很快帐外又传来一阵说话声，成都下意识地翻了个身。

原来，适才进帐之人乃是冯沛，他因担心成都的伤势，特来探望，看到将军躺于床上，以为其正在熟睡，怕打扰他休息，便又悄悄离开了。刚巧，从女将那里回来的贺宁于此刻赶到帐外，和冯沛打了个碰头。见了冯沛，贺宁客气地问：“冯将军，你可是来看望成都的？他好些了吗？”

冯沛抬手做了个噓的动作，压低声音说：“公主，将军正在熟睡，卑职未敢去打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实在令人担心……”

贺宁闻此脸上不由得平添出几分黯淡，自责地说：“这全都是我不好，冯将